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駐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列

子

集

釋

B 223.2 / 1

64035

7650 30

楊伯峻撰

列子集釋

中華書局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列子集釋

楊伯峻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長城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⁵/₁₆印張 260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15,001—30,000冊

統一書號：2018·153 定價：2.00元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人（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爲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爲

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前言

(一)

列子其人，在莊子書中屢次出現，有時尊稱他爲子列子，還專有列禦寇一篇。「禦寇」也作「御寇」或「圉寇」。禦、御、圉三字古音全同，自然可以通假。這個人實有其人，因爲提到他的不止莊子一書。然而莊子逍遙遊却把列子寫成神仙：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但同一莊子，在讓王篇又說：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便又是凡人，要吃要喝。吃喝不夠，面黃肌瘦。這自相矛盾的情況，倒並不是由于莊子全書非出于一人手筆，而是莊周把實際存在的人物寓言化。莊子天下篇說，「以寓言爲廣」，寓言篇說，「寓言十九」，莊子中把實際人物寓言化的例證很多，這只是其一。把列子神化，也許意在說明列子雖然是「有道之士」，能憑空飛翔，還有待於風，并非真能「逍遙遊」。

列子的學說近於莊周，在當時影響却未必很大很深，因爲莊子天下篇評論過墨翟、宋

鉞、尹文、田駢、慎到、惠施等人，贊美了關尹、老聃，也敘述了自己，却不涉及列禦寇。荀子非十二子篇也不提列子，司馬遷作史記更沒有一字涉及列禦寇，高似孫子略因此懷疑此人的存在，但論證還不足以使人信服。列子必有其人，其主張正如莊子應帝王中所敘：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及呂氏春秋不二篇也都說「列子貴虛」，和莊子所說相合。看來這個列禦寇心情上擺脫了人世的貴賤、名利種種羈絆，任其自然，把客觀存在看作不存在，因之一切無所作爲。莊子所敘，自有所本，未必是故意塑造。至於戰國策韓策二說史疾治列子圍寇之言而「貴正」，則近於儒家的正名，不可能認爲是列子的正宗，只能估計是戰國說客因列子已不被人所真知，假借其名，以爲遊說的招牌而已。

(二)

漢書藝文志著錄列子八篇，那是經過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的，已不知在什麼時候散失了。今天流傳的列子八篇，肯定不是班固所著錄的原書，歷來的考辯文字可以參見本書附錄三。據張湛在序中說，他所注釋的列子，由他祖父在東晉初從外舅王宏、王弼等人家裏

發現，經過拼合、整理、校勘，「始得齊備」。而王宏、王弼家的書又屬王粲舊藏，假若博物志的話可信，可能還是蔡邕舊藏，好像流傳有緒。但過去許多學者却從反面看問題，認爲張湛序是欲蓋彌彰，作僞者就是張湛本人。我則同意另一部分人意見，以爲此書雖屬僞書，而作僞者不是張湛。如果是張湛自作自注，那就應該和王肅僞作孔子家語又自作注解一樣，沒有不解和誤解的地方。現在張湛注列子，有的地方說「未詳其義」，有的簡直注釋錯了。還有糾正文之處，如力命篇說子產殺鄧析，張注便據左傳糾正它。還有批評正文處，如楊朱篇譏刺伯夷和展禽，張注便說它是「此誣賢負責之言」，由此也可見張湛思想和僞作列子者有所不同。此書僞作於張湛以前，張湛或者也是上當受騙者之一。馬敘倫列子僞書考說：

蓋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尸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說，假爲向序以見重。

這是比較符合客觀事實的論斷。至於它所「聚斂」的原始材料，除了馬氏所列舉之外，還有一些當時所能看到而今已亡佚的古籍，例如湯問、說符的某些章節，既不見於今日所傳先秦、兩漢之書，也不是魏晉人思想的反映，而且還經魏晉人文辭中用爲典故，所以只能說作

偽列子者襲用了別的古書的某些段落。至於所謂「附益晚說」，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周穆王篇第一章，那是在汲冢書穆天子傳被發現後寫出的；力命、楊朱兩篇更是晉人思想和言行的反映。也許作偽者自己感到需要彌縫，所以在那篇偽造的劉向列子新書目錄中加以掩飾地說：

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

在我們知道列子是贗品之後，這幾句話就頗有「此地無銀」的味道了。

(三)

現在略談我對力命、楊朱二篇的看法。

由于生產水平和階級的局限性，古代的人們不能科學地解釋必然和偶然這兩個哲學範疇。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偶然中存在必然，而必然又通過偶然而表現。古代的唯一心主義者認為偶然性的出現是一種非人類所能宰制的力量，即一種無可奈何的力量，這叫做命，也叫天命。唯心主義者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唯物主義者說人定勝天。這個天、人之爭，即是力、命之爭，在魏晉六朝表現得相當激烈。試看文選所收的李康運命論和嵇康集內的答張邈（遼叔）諸信，便可以窺測其大概。力命篇可以說是這一場鬥爭在寓言的外衣掩蓋下的反映，作者的立場是唯心主義的。

至于楊朱篇的「唯貴放逸」，並不是戰國時代那個楊朱的主張。先秦、兩漢古籍中講到楊朱的地方不多，粗略統計一下，僅有孟子滕文公下、盡心上、下，莊子駢拇、胠篋、天地、徐无鬼、山木，韓非子說林下、八說，呂氏春秋不二，淮南子俶真和汜論，說苑權謀，法言五百和吾子，論衡對作諸篇，而且所記多屬一鱗半爪，不成體系。歸納起來，大致可以看出楊朱之學是「爲我」，就是呂氏春秋的「貴己」。所以孟子、莊子、韓非子、淮南子以及論衡諸書都以楊、墨并稱，因爲爲我和兼愛兩種主張正是一對尖銳的對立物。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爲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纔是「爲我」。因爲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爲人」了。

漢書藝文志也沒有著錄楊朱的任何著述，魯迅的那段議論是極爲精闢的。晉朝人不懂得這一點，硬要在列子中炮制楊朱一篇，畫出一個他們心目中的楊朱，爲自己的放蕩和縱慾搜尋出理論根據。

既然力命篇和楊朱篇是玄學清談和放蕩縱慾的曲折反映，而並沒有什麼「二義乖背」，就無妨把它們作爲兩晉風俗史和思想史的資料來看待。除此而外，列子還保存了一些可

貴的古代材料。毛主席所講的「愚公移山」，就出自列子湯問篇。湯問篇還講到宇宙萬物的原始，宇宙的無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對宇宙的認識所能達到的科學水平。有些小故事，在寓言中有深意，或者對某些人物的深刻諷刺，這都應該說是這部書的價值所在。

列子集釋是我在二九年至三二年的舊作，在編撰過程中曾得到楊樹達教授和許維通教授的鼓勵和幫助。一九五八年曾由龍門聯合書局排印出版。現在看來，雖然值不得敝帚自珍，却也不必悔其少作，因為究竟還付出過一定勞動，于讀者多少有可以參考之處。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和許多老知識分子一樣，沐浴着黨的陽光，欣喜不能自己，願以自己殘年餘力為繁榮社會主義學術貢獻綿薄。中華書局希望重排這部書，因之稍加增訂，以就正于讀者。

楊伯峻

一九七八年五屆人大開幕之夜

例略

(一) 本書除列子正文外，其注釋考證分爲四類，依次排列：

(甲) 晉人張湛之注，(乙) 唐人盧重玄之解，(丙) 有關列子本文以及張注、盧解之校勘、訓詁與考據，(丁) 唐人殷敬順所纂與宋人陳景元所補之釋文以及有關釋文之考證。除張注盧解外，各說皆冠以圓圈「○」。

(二) 列子版本甚多，而元明以後之刊本多以釋文入注，遂使張注與釋文不相別白。

清人汪繼培始爲釐正，并取影宋本、纂圖互注本、明世德堂本、虞九章、王震亨同訂本參訂缺誤，刻入湖海樓叢書，余取之爲底本。但汪校仍有可商，乃復取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之北宋本，即四部叢刊之底本吉府本、鐵華館影宋本、道藏諸本、白文本、宋徽宗義解本、林希逸口義本、江通解本、高守元集四解本、元本、明世德堂本參校，於汪本頗有訂正。至盧重玄之解，則以道藏四解本爲依據，而用秦恩復石研齋刻本參校，擇善而從。若諸本皆有脫誤，雖考證明確，仍不敢輒改。其他文字異同，除參校諸本之顯然誤刻以及脫漏者外，其可資參考者，亦擇尤注出。王重民敦煌古籍叢錄有列子數條，亦加採錄。

(三) 北堂書鈔、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白孔六帖、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等類書以及其他古籍所徵引之列子正文與張湛注，共計不下二三千條，文字之出入有頗大者。蓋古人引書率多臆改，未必全可憑信。本書祇擇其有助於校勘訓詁者錄之。

(四) 列子之爲晉人所僞，殆無疑義。汪繼培謂「依採諸子而稍附益之。其會粹補綴之迹，諸書見在者可覆按也」。本書雖不爲之疏通證明，但於其可資覆按之處，必藉校勘訓釋之便爲之注出，亦隱示作僞之所本耳。

(五) 清代以來之學者於「先秦古籍」率多有校勘訓釋，但於列子，除盧文弨、任大椿、俞樾、陶鴻慶以及今人王重民、王叔岷諸家外，專著不多。列子之文既多因襲，則不得不廣爲採摘，故凡有關古籍之考證訓釋足爲讀者之一助者，悉加甄錄。至於附會釋氏空談玄理者則概加屏棄。

(六) 張湛其人與列子之關係甚密，而行事已不可得詳。茲亦略加輯錄，是爲附錄一。

(七) 僞劉向之目錄、張湛之序、盧重玄之叙論、陳景元（碧虛子）之序、任大椿之序、秦恩復之序、汪繼培之序，都與本書所錄有關，有助於讀者對本書之了解，故悉載其全文，是爲附錄二。

(八) 關於列子之辨僞文字，黃雲眉之古今僞書通考補證與張心澂之僞書通考雖均有輯錄，然皆缺略甚多。余故重加薈萃，并附己見，是爲附錄三。

(九) 凡所徵引，多經覆核。惟有少數校說，猶未能一一比勘。如有差失，深冀指正。

(十) 集釋運用引號，或者標明引文起訖，或者鈎注重要詞語，皆所以助文意之顯豁，求一目能瞭然。然用之太勤，則失之細碎。故或用或否，制於所宜。故徵引某家之言，於某某曰下之引號概從省略，一則以起訖易明，毋煩標注，且以其中又有徵引，宜加識別；如此，則可免於複用夾引號，不致有混淆之病。又如敬順釋文，自有體例，易於理解，如無必要，引號亦從省略。餘可類推。此乃自定條規，幸勿繩以常律。

徵引諸家姓氏及其著述表

(一) 只限於列子八篇集釋校說內所徵引之姓氏。

(二) 略依其生卒年次排列，生卒年有可考者亦為注出。

沈括（一〇三〇——一〇九四） 夢溪筆談

王觀國（宋人） 學林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 唐韻正

黃生（一六二二——？） 字詒義府

何琇 樵香小記

惠棟（一六九七——一七八五） 松崖筆記

盧文弨（一七一七——一七九五） 羣書拾補 鍾山札記

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 十駕齋養新錄

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 呂氏春秋新校正 山海經新校正

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 經韻樓集 說文解字注

任大椿 (一七三八) — (一七八九)

列子釋文考異

汪中 (一七四四) — (一七九四)

經義知新記 舊學蓄疑

王念孫 (一七四四) — (一八三三)

讀書雜誌 廣雅疏證

沈赤然 (一七四五) — (一八一六)

寄傲軒隨筆

梁玉繩 (一七四五) — (一八一九)

呂子校補、續補

梁履繩 (一七四八) — (一七九三)

有校說，見呂子校補。

劉台拱 (一七五一) — (一八〇五)

荀子補注 從王念孫讀書雜誌錄出

孔廣森 (一七五二) — (一七八六)

大戴禮記注

郝懿行 (一七五七) — (一八二五)

荀子補注

牟庭 (一七五九) — (一八三三)

雪泥書屋雜誌

莊逵吉 (一七六〇) — (一八一三)

有校說，見其所刻淮南子。

王紹蘭 (一七六〇) — (一八三五)

說文段注訂補

秦恩復 (一七六〇) — (一八四三)

有校說，見所刻列子盧重玄注。

嚴可均 (一七六二) — (一八四三)

鐵橋漫稿

焦循 (一七六三) — (一八二〇)

易餘籥錄

洪頤煊（二七六五——一八三七） 讀書叢錄

王引之（二七六六——一八三四） 經傳釋詞

汪萊（二七六八——一八一三） 列子盧注考證附見秦恩復列子刻本

朱珩（二七六九——一八五〇） 小萬卷齋文稟

黃承吉（二七七一——一八四二） 字詒義府合考

沈欽韓（二七七五——一八三一） 漢書疏證

俞正燮（二七七五——一八四〇） 癸巳存稿

梁章鉅（二七七五——一八四九） 退菴隨筆

錢繹 方言箋疏

江有誥（？）——一八五二 先秦韻讀

宋翔鳳（二七七六——一八六〇） 小爾雅訓纂

馮登府（二七八三——一八四二） 三家詩異文疏證

許棣（二七八六——一八六二） 讀說文記

朱駿聲（二七八八——一八五八） 說文通訓定聲

沈濤 交翠軒筆記 銅熨斗齋隨筆

蘇時學

光聰諧

徐時棟（一八一四——一八七三）

蔣超伯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會試會元

俞 樾（一八二一——一九〇六）

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七）

郭慶藩（一八四四——一八九七）

孫詒讓（一八四八——一九〇八）

皮錫瑞（一八五〇——一九〇八）

陶鴻慶（一八六〇——一九一八）

奚 侗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八）

吳闈生（一八七七——一九四八）

曾廣源

胡懷琛

爻山筆話

有不爲齋隨筆

煙嶼樓讀書志

南澹楛語

諸子平議

荀子集解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札迻 墨子閒詁

今文尚書考證

讀列子札記

莊子補注

某氏轉錄手批本，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

文史甄微稿本

戴東原轉語釋補

列子張湛注補正載一九三四年大陸雜誌二卷八期

馬叙倫（一八八四——一九七〇） 莊子義證 讀書續記

王重民（一九〇二——一九七五） 列子校釋 敦煌古籍叙錄

許維通（一九〇四——一九五二） 有校說抄示。

劉武 莊子集解內篇補正

王叔岷 列子補正

岑仲勉 兩周文史論叢

又稱「仲父曰」者，楊樹達教授於其所讀書箋識之校說也。

目錄

前言	一
例略	一
徵引諸家姓氏及其著述表	四
卷第一 天瑞篇	一
卷第二 黃帝篇	三九
卷第三 周穆王篇	九〇
卷第四 仲尼篇	一四
卷第五 湯問篇	一四七
卷第六 力命篇	一九二
卷第七 楊朱篇	二一六
卷第八 說符篇	二三九
附錄一 張湛事迹輯略	二七五

附錄二 重要序論匯錄 二七七

(一) 劉向 列子新書目錄 二七七

(二) 張湛 列子序 二七六

(三) 盧重玄 列子叙論 二八〇

(四) 陳景元 列子冲虚至德真經釋文序 二八二

(五) 任大椿 列子釋文考異序 二八三

(六) 秦恩復 列子盧重玄注序 二八四

(七) 汪繼培 列子序 二八五

附錄三 辨僞文字輯略 二八七

(一) 柳宗元 辨列子 二八七

(二) 朱熹 觀列子偶書(摘鈔) 二八八

(三) 高似孫 子略(摘鈔) 二八八

(四) 葉大慶 考古質疑(摘鈔) 二八九

(五) 黃震 黃氏日鈔(摘鈔) 二九〇

(六) 宋濂 諸子辨(摘鈔) 二九一

(七)	姚際恆	古今僞書考(摘鈔)	二九二
(八)	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錄(摘鈔)	二九四
(九)	姚鼐	跋列子	二九四
(十)	鈕樹玉	列子跋	二九五
(十一)	吳德旋	辨列子	二九六
(十二)	俞正燮	癸巳存稿(摘鈔)	二九六
(十三)	何治運	書列子後	二九七
(十四)	李慈銘	越縵堂日記(摘鈔)	二九七
(十五)	光聰諧	有不爲齋隨筆(摘鈔)	二九八
(十六)	陳三立	讀列子	二九八
(十七)	梁啓超	古書真僞及其年代(摘鈔)	二九九
(十八)	馬敘倫	列子僞書考(節錄)	三〇一
[附]	日本武義內雄	列子冤詞(節錄)	三〇五
(十九)	顧實	漢書藝文志講疏(摘鈔)	三〇八
(二十)	呂思勉	列子解題	三〇八

(二十一)	劉汝霖	周秦諸子攷(摘鈔)	三〇九
(二十二)	陳旦	列子楊朱篇僞書新證(節錄)	三一
(二十三)	陳文波	僞造列子者之一證(節錄)	三八
(二十四)	楊伯峻	列子著述年代考	三五
後記			三九

列子集釋卷第一

天瑞第一〔注〕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解〕夫羣動之物，無不以生爲主。徒愛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無象也。有形謂之物，無象謂之神。迹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真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天瑞。○釋文云：夫音符，是發語之端；後更不音。舛，昌兗切。分，符問切；下同。

子列子〔注〕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釋文云：冠子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居鄭圃，〔注〕

鄭有圃田。○釋文云：圃音補。圃田，鄭之藪澤也，今在滎陽中牟縣。伯峻案：鄭之圃田，一作甫田，見詩經、左傳、爾雅諸書。今河南中牟縣西南之丈八溝及附近諸陂湖，皆其遺蹟。四十年人無識者。〔注〕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

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無」汪本作「无」，今從世德堂本，四解本作「無」，下同。○釋文「無」作「无」，云：

无或作亡，同音無。國君卿大夫际之，猶衆庶也。〔注〕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釋

文「际」作「眡」，云：眡，古視字也。行，下孟切。國不足，〔注〕年饑。將嫁於衛。〔注〕自家而出謂之嫁。〔解〕不

足，年饑也。嫁者，往也。伯峻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爾雅註疏云：「釋詁云：『嫁，往也。』此取列子之文也。」若如此，則列

子在爾雅之前。其實未必然，或今本列子有所因襲，或列子襲爾雅也。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解〕謁，請也。○釋文云：謁，請也。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注〕壺丘子林，列子之師。○釋文云：壺丘子林，司馬彪注南華真經云，名林，鄭人也。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注〕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仲父曰，論語，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瞽人。○釋文云：語，一本作詔；詔，告也。瞽，莫侯切；後伯昏无人者亦音謀。吾側聞之，試以告女。〔注〕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盧文弨曰：張注「列子之謙者也」「者」字疑當作「言」。○釋文云：女音汝。其言曰：有生〔注〕今塊然之形也。○釋文云：塊，口對切。不生，〔注〕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注〕今存亡變改也。不化。〔注〕化物而不自化者也。〔解〕不因物生，不爲物化，故能生於衆生，化於羣化者矣。不生者能生生，〔注〕不生者，固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注〕不化者，固化物之主。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注〕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解〕凡有生則有死，爲物化者常遷，安能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故常生常化。〔注〕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翫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注〕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盧文弨曰：注「復往」二字當依後文乙正。陰陽爾，四時爾，〔注〕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解〕爲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注「四時」下各本皆有「節」字，今依四解本刪。○釋文云：而復之復，扶又切。不生者疑獨，〔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解〕神

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注「不生之主」各本作「不生之生」。
不化者往復。○釋文云：復依字音服。後不音者，皆是入聲。往復，其際不可終；〔注〕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世德堂本、藏本、北宋本皆不重「往復」兩字。○盧文弨曰：「往復」二字當疊。○陶鴻慶曰：張注云「代謝無間，形氣轉續」正釋往復之義，是其所見本未誤。○王重民曰：盧陶二說是也。吉府本正疊「往復」二字。伯峻案：王說是也。今從吉府本增。疑獨，其道不可窮。〔注〕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解〕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可窮也。○陶鴻慶曰：疑者止也。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云：戾，止也。疑者亦止。詩桑柔，「靡所止疑」，孫卿解蔽篇「而無所疑止之」，皆與「止」連文，是疑與止同義。此云疑獨，亦謂止於獨。道德經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也。張云「獨立而不改」，正得其旨。乃釋「疑」爲「疑惑」，望文生訓，失之。○許維通曰：疑讀爲擬，僭也，比也。管子君臣篇云，「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呂氏春秋知度篇、慎子內篇文略同。〕韓非子說疑篇「疑」作「擬」。又漢書食貨志云「遠方之能疑者」，顏師古注，「疑讀爲擬」。並其證也。此文「疑獨」猶言「比獨」，與下文「往復」相對爲義。○仲父曰：終窮爲韻，古音同在冬中部。○釋文云：殆音待。黃帝書曰：○惠棟曰：此老子所述也。老子之學蓋本黃帝，故漢世稱黃老。○釋文云：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得長生之道，在位一百年。按漢書藝文志有黃帝書四篇，黃帝君臣一篇，黃帝銘六篇，與道家相類。伯峻案：今本藝文志黃帝書作黃帝四經，黃帝君臣作十篇，班自注云：起六國時，與老相似也。又有雜黃帝五十八篇，班自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谷神不死，〔注〕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自無生，故曰不死。伯峻案：此老子第六章文。是謂玄牝。〔注〕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俞正燮曰：牝者，古人以爲谿谷；所謂虛牝者，如今言空洞。朱子語類云：「牝只是木孔受柁能受的事物。元牝者，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其言若卽若離。嘗深思之，元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元冥者，人冥也。是元爲人牝者。唐律衛禁上釋文云，有穴而可受人者爲牝。則元牝之爲古語可知。爲表出之，儒者可勿復道矣。伯峻案：張注所引老子王弼注「故謂之玄牝」，今本作「故謂之天地之根」。○釋文「無影」作「無景」，云：牝，毗忍切。景音影。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注〕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解〕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解「玄者」秦刻本作「元者」，清康熙帝名玄暉，蓋避其一名而改之也，今從四解本正。○許維通曰：勤當訓盡。淮南子原道訓「纖微而不可勤」，高誘注：「勤猶盡也。」同篇，用之而不勤，高又注：「勤，勞也。」誤與張注同。○仲父曰：牝門根勤爲韻，古音同在魂痕部。○釋文云：綿，武延切。邪，以遮切；下同。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注〕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解〕此神爲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生化之者。○王叔岷曰：注「故不生也」「故」上疑脫「无

物也」三字。「无物也，故不生也」與下文「无物也，故不化焉」相對而言。○釋文云：向秀，向音餉，字子期，晉常侍，注南華真經二十八篇。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注〕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仲父曰：色力息爲韻，古音同在職德部。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注〕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遺乎？〔解〕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道也。○俞樾曰：「謂」當作「爲」，古書「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故此云「爲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正得其義。○陶鴻慶曰：俞氏平議讀謂爲「爲，非也。謂讀如道德經『同謂之元』之謂，此言萬物根於無形，無形則無名，而強爲之名者非矣。下文子列子曰『非其名也』，注云：『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正合此旨。讀謂爲爲，義反淺矣。伯峻案：注「瞻羣生而不遺乎」，「瞻」藏本、宋本、四解本皆作「瞻」，釋文世德堂本皆作「瞻」，作「瞻」者是也。說文「瞻，臨視也」。又新附：「瞻，給也。」孟子公孫丑篇注云：「瞻，足也。」此當訓給訓足。又「遺」，釋文及世德堂本作「匱」，作「遺」者是也。其意謂若有心生化，則必有所偏；今官天地府萬物而無所遺失，則知是自生自化，非被生被化。俞讀謂爲爲，其義較順。陶駁疑未審。○釋文「智」作「知」，「遺」作「匱」，云：知音智，下同。瞻，時豔切。匱音饋，竭也。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注〕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解〕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爲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注〕謂

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注「謂之生者則不無」，「無」世德堂本作「死」，蓋因「无」「死」形近，又涉生字義而誤。則天地安從生？「注」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解」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注「而自然生」御覽一引作「自然而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注〕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注文御覽一引作「此明有物始之自微至著變化自相因襲也」。○釋文「太」作「大」，云：大音太，下同。太易者，未見氣也；〔注〕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注「何所見耶」，「耶」北宋本、四解本作「卽」，屬下句讀；世德堂本作「也」。○釋文「渾」作「混」，云：見，賢遍切，注同。稱，尺證切，下同。繫，胡計切。混，胡本切。○任大椿曰：山海經「渾敦無面目」，莊子「混沌爲儻忽所鑿」，渾敦卽混沌。漢書劉向傳「賢不肖渾淆」，渾讀爲混，則混渾通。太初者，氣之始也；〔注〕陰陽未判，卽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注〕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注〕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注〕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路史前紀一引「氣」下有「與」字。○釋文云：離，力智切，去也。或作平聲讀。近曰離，遠曰別，後以意求之也。別，彼列切。故曰渾淪。○釋文云：渾音魂，淪音論，下同。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注〕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釋文云：散，先汗切，卷內同。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王重民曰：循當讀如楮。說文：楮，摩也。漢書高帝紀：「因拊其背。」顏注：「拊謂摩楮之也。」後拊楮字皆作循。史記晉世家：「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漢書趙充國傳：「拊循和輯」是也。楮，正字；循，假字。○釋文云：循音旬。易無形埒，〔注〕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埒」，北宋本作「呼」，汪本作「呼」，今從四解本改正。○釋文「埒」作「呼」，云：淮南子作形埒，謂兆朕也；乾鑿度作形呼。今从乎者轉謂誤也。○任大椿曰：淮南子本經訓「合氣化物，以成埒類」，高誘注：「埒，形也。」要略訓「形埒之兆」，穆稱訓「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兵略訓「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凡形埒字皆作埒。說文、玉篇、廣韻有埒字，無呼字；類篇有呼字，云：「耕田起土也」。與「王耕一埒」之埒同意。「埒」「呼」異義，埒之作呼，蓋假借字。又敬順釋文云：「今从乎者，轉謂誤也」，考淮南子要略訓「贏埒有無之精」，類篇「埒，埒也」，即敬順所謂從乎者也。埒之義同乎，埒則從乎，義自可通，而敬順云轉謂誤也，未詳其說。易變而爲一，〔注〕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注「恃之」御覽一引「恃」作「持」。○釋文「恍」作「况」，云：自一經九，大衍之數。惚音忽。况，况往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注〕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胡懷琛曰：張注不甚明瞭。中國數目系統，或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語見老子。或曰：一而二，二生四，四生八。所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是也。說見易繫辭。一變七，七變九，其說出周易乾鑿度。（張注有「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云云。）然一變七，七變九，其理終不可解。○釋文云：數，色主切。乃復變而爲一。○俞樾曰：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因涉上文「一變七

變二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贅矣。○孫詒讓曰：此章與易緯乾鑿度文同。「九變者究也」緯作「九者氣變之究也」，與下「一者形變之始也」文正相對，此書當亦與彼同。今本變字誤移著者字上，又脫氣之二字耳。○王重民曰：孫說是也。御覽一引作「九變者之究也」，亦有舛誤。蓋御覽所據本已脫氣字，又因「一變七變」而誤移變字於者上，後人以之字爲贅，遂以意削之也。幸所引尚存之字，足證列子原文當同於易緯。俞氏以變字爲衍文，誤矣。○王叔岷曰：孫說是也。法苑珠林七引作「九者變之究也」，僅脫一氣字。○釋文「乃」作「迺」，云：迺古乃字。一者，形變之始也。「注」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爲天，○釋文云：上，時掌切。濁重者下爲地，「注」天地何耶，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清輕」「濁重」作「輕清」「重濁」。冲和氣者爲人；○文選西征賦注引作「冲和之氣」。○陶鴻慶曰：冲讀爲中。文子九守篇「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卽正，其盈卽覆」。冲卽中也。又精誠篇「執冲含和」，淮南泰族訓冲作中，皆冲中通用之證。中與上文「上爲天，下爲地」相對成義。中和氣者，宅和氣之中也。文子上德篇云：「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和居中央」，義與此同。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注」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解」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爲氣所變，有神者爲識所遷，故云太易太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爲神。神氣精微者爲賢爲聖，神氣雜濁者爲凡爲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仲父曰：易繫辭下云：「男女媾精，陰陽化生」。伯峻案：解所

引湯，見乾文言。又精、生爲韻，古音同在庚青部。○釋文云：倚，於綺切。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

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注〕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有所否，○釋文作「天地所否」，云，否，蒲鄙切，塞也。物有所通。〔注〕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

「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仲父曰：羣書治要引「體」作「職」，「闕」作「罔」。

伯峻案：莊子天下篇述彭蒙、田駢、慎到之言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亦卽此意，而其所从言不同，故結論各異矣。○釋文云：造，七到切。闕音礙。屬音燭。何

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注〕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

位。〔注〕皆有素分，不可逆也。伯峻案：「不出所位」不下疑脫「能」字。「不能出所位」與「不能形載」等三句句法一律。

下句「不能出所位者也」，有能字，可證。張注云云，似其所見本尚未誤脫。○釋文云：分，符問切，下「名分」「形分」同。故

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

者也。〔注〕方員靜躁，理不得兼；然專形卽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員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

兼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

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解〕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

之。○仲父曰：〔注〕「靜躁」治要引作「靖躁」。○釋文云：兼音蹈，覆也。粹音邃。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